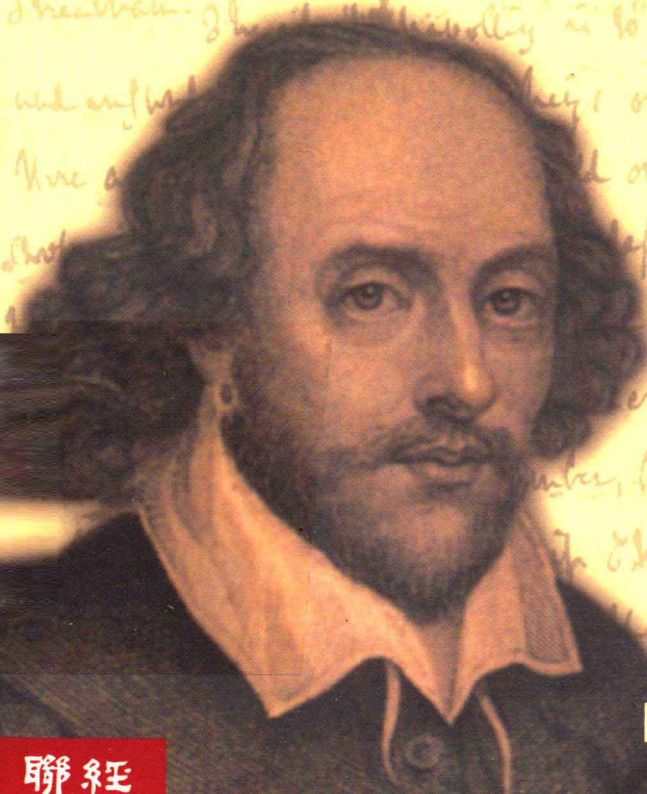


莎士比亞劇集前言

Preface to the Plays of Shakespeare

善謀・姜生(Samuel Johnson)◎著

張惠鎮◎譯注



► 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

聯經經典

莎士比亞劇集前言

Preface to the Plays of Shakespeare

善謀・姜生(Samuel Johnson)◎著

張惠鎮◎譯注

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

聯經經典

莎士比亞劇集前言

2005年2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180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

著	著	Samuel Johnson
譯	注	張惠鎖
發行人	林載爵	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電話：(02)26418661
台北忠孝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-2樓
電話：(02)27683708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電話：(02)23620308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電話：(07)2412802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叢書主編	簡美玉
校對	崔小茹
封面設計	胡筱薇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819-6 (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linkingbooks.com.tw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@udngroup.com

莎士比亞劇集前言 / Samuel Johnson 著 .

張惠鎮譯注 . --初版 .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5 年（民 94）

112 面；14.8×21 公分 .（聯經經典）

含索引 6 面

譯自：Preface to the plays of Shakespeare

ISBN 957-08-2819-6（平裝）

873.433

94002494

譯者序

姜生：平面媒體塑造的文化巨人

善謀·姜生(Samuel Johnson, 1709-1784)可以算是英國文壇第一位備受媒體關注的文化人。據傳他本人曾向包士華(James Boswell, 1740-1795)抱怨，英國報紙難得一兩天不提他。1976年有學者研究，求證1749至1784年間倫敦和蘇格蘭的報紙，果然如姜生所言。比如1784年，也就是姜生在世最後那年，報導追蹤他的動向：8月27日報上說姜生造訪牛津；28日由牛津前往他的老家立奇費爾(Lichfield)；9月1日到亞士布爾(Ashbourne)探訪老友泰樂(John Taylor)；9月21日報導姜生已經拜見德達賽公爵(Duke of Devonshire)，即將返回倫敦；10月4日報導姜生有意前去探望皮歐吉太太(Mrs. Piozzi)。報紙也關心他的健康情況，比如8月報導他生病，兩天說他好一些了，三天說情況變壞，他的症狀、訪客、醫護也一一記載。就算沒報他的行蹤或起居，也有人撰文述說姜生的八卦、趣聞、爭議，或討論他身邊的人，

和身後錢財將如何安置。雖說莎士比亞被後世尊為英國文壇的魁寶，他在世之年並不像姜生那般，成為媒體關注的公眾人物。之所以如此，主要原因有二：首先，姜生個人風格強烈，對人對事意見鮮明，文章和口才犀利，個人奮鬥成名的經過富有傳奇色彩；再者，他的文字生涯恭逢印刷業、出版業、報業的第一個蓬勃期；事實上，當時的文化工業和文化市場，開拓了文字的消費領域和新的文字消費群；大環境提供姜生發揮文字稟賦的機會、舞台和讀者，也決定他的公眾角色。

姜生的父親麥可·姜生(Michael Johnson)，從事裝釘和販賣書籍，他的工作室兼書店和住宅幾經轉手和修繕，今日仍坐落於立奇費爾的舊址。這屋子就是姜生出生的地方。環境影響，姜生自幼喜好讀書，領悟和記憶特別好。雖有幸前往牛津就學，但因麥可經營虧損經濟拮据，姜生乃輟學。無法完成學位，不但遺憾，也阻斷他追求成為學者的志業。由於長年手不釋卷，加上記憶超越常人，雖未完成學院教育，當時尊稱他為最博學的文人。1755年他46歲的時候，牛津大學頒給他榮譽學位，肯定他對語文的功力和貢獻。從貧困、輟學、興學、賣文、編字典、作詩、任編校、寫專欄、做評論和文學史，一直到成為文壇舉足輕重的權威，不但構成一部個人的艱辛奮鬥史，也成為18世紀，文人在文化市場自力更生奠定立足點的典範。姜生身材魁梧，因幼時得皮膚結核病，臉上有凹凸坑洞，一隻眼睛視力受損，看書時歪斜的頭幾乎貼近書本，肢體經常顫抖，凡此種種形成怪異而醒目的畫面。不過他口齒伶俐，任何議題都可正反辯駁，出口不但彰顯見識淵博，更加妙語如珠，下斷語則

權威逼人，是個令人甘拜下風的文壇名嘴。在沒有錄影和錄音的年代，姜生生平的點點滴滴，與人逗趣或狡黠的言語，除了報章報導，還由他的傳記作者一五一十記述。他過世後幾年，陸續出版的三部傳記——皮歐吉太太(Hester Thrale Piozzi, 1741-1821)著《姜生博士軼事》(*Anecdotes of Samuel Johnson, LL.D.*, 1786)；郝金斯爵士(Sir John Hawkins, 1719-1789)著《姜生博士傳》(*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, LL.D.*, 1787)；包士華著《姜生博士傳》(*Life of Samuel Johnson, LL.D.*, 1791)。每一位作者都和姜生有相當時間相處，對姜生言行觀察鉅細靡遺，輯錄了當時所能蒐集的第一手材料，留下很豐富的姜生史蹟和軼聞。姜生死後的聲名，他們貢獻很大，尤其包士華的《姜生博士傳》。包士華於姜生在世就處心積慮做記錄，成書之際更用心架構有關姜生成長、交友、思想、生活經歷等十分龐大的網絡，成功地重現其人其事，或者說架構了龐大又引人入勝的姜生傳奇。姜生其實非常18世紀，因為他的文字事業，以及關於他的生前死後聲名，都建立於當時新開發的文字媒體、文化產銷制度和文化消費市場。姜生的文字和傳奇，無疑的是文化產業資本化、文字文化普及化、文化政治中產階級化等趨勢的歷史指標。

過去兩百年間姜生聲名的起落

1. 18世紀

據姜生的評估，作家文名經過百年不凋謝，才能顯出真金不怕火煉，正如他對莎士比亞的評價。至於文人總是有時被推

崇、有時受攻擊，據包士華《姜生博士傳》引述，姜生曾幽默地自嘲，對作家來說，所寫的書有人攻擊也有人稱讚，倒是有利的事，因為知名度宛如來回彈動的毬子，如果彈到房間一邊而不回頭，毬子落地遊戲便結束了。姜生的聲名，兩百年來，幸運地持續保持來回飛彈！比之英國文學的前輩經典作家，如喬叟(Geoffrey Chaucer, c.1342-1400)、莎士比亞(William Shakespeare, 1564-1616)、史本塞(Edmund Spenser, 1552-1599)、密爾頓(John Milton, 1608-1674)等，姜生屬於不同類別的文才，不同的文化領域，和不同的讀者群。姜生書寫的文類分布很廣，也比較通俗化。他首先引起文壇注目的是諷世長詩，《倫敦》(London)和《冀求終成空》(Vanity of Human Wishes)。耗費九年完成的《英國語文字典》(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)奠定他在文字領域的地位，更贏得「姜生博士」的尊稱。期刊散文系列，《漫談者》(The Rambler)、《疏懶者》(The Idler)和《冒險者》(The Adventurer)，樹立了姜生的招牌文體和言論風格。《姜生版莎士比亞版本》(The Edition of Shakespeare by Samuel Johnson)彰顯了姜生的版本知識、文句注疏功力和文學評論的章法。《蘇格蘭西部島嶼之旅》(Journey to the Islands of Scotland)記述蘇格蘭外海島嶼見聞，呈現對文化、歷史、政治和制度的觀點。《詩人傳》(Prefaces,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to the Works of the English Poets)開創英國文學史和傳記式文批的體例，乃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里程碑。夾雜於這些大宗出版品之間，還有一部英雄悲劇《愛綾》(Irene)、寓言故事、翻譯、時人傳記、書評、書目，證道講文(Sermons)、模擬國會辯論集、

法理講稿、時事評論、書信等。1786年郝金斯(Sir John Hawkins)第一個編輯姜生文集，加上後來附加補遺，共15冊。1792年莫非(Arthur Murphy, 1727-1805)重編，做12冊裝訂。莫非版19世紀再版數次。今日市面刊版，具權威性的有1825年牛津版翻印版，和耶魯大學新編版，外加字典和六大冊書信集。

如此數量龐大的文字產品，品評者秉持的標準不盡相同。比如說，他的諷世詩，當時評論有認為譏諷力道不如波普(Alexander Pope, 1688-1744)和史威夫(Jonathan Swift, 1667-1745)，有的認為姜生志在勸世，不在攻擊，比之波、史顯得較莊重厚道。他的劇本被認為準確然乏善可陳。他的寓言故事，義理彰明，故事性不很高。這類批評很有歷史意義，一則標誌文章風格隨時代轉變；諷世詩、英雄劇和寓言，在姜生的年代，已經到了強弩之末，很難賦予新生命；二則指出，姜生的文才並不適於做虛構、戲劇化、情節化的努力。縱然如此，當時正、反意見都同意，姜生用字和對韻律掌握精確而獨到，並且姜生特別注重古典人文主義的倫理觀，表彰的正是傳統「道德家」的傳統。於是，文體、修辭和義理乃姜生時代，對文字文章的品評類目；當代對姜生的非虛構類書寫，大部分也根據這樣的標準。由是談及姜生的期刊散文時，文體成為爭議焦點，評議者抑或說姜生的文體太笨重太矯揉，或誇讚其高雅洗練。當然和18世紀前葉的期刊散文，如艾迪生(Joseph Addison, 1672-1719)和史迪耳(Richard Steele, 1672-1729)的文章，姜生的散文比較工整，同時議論慣做三段式推演(正、反、翻轉)，顯現古典修辭的素養，演繹義理博古通今，並且可嚴肅亦可平易通俗。他的文筆構成

獨特而醒目的個人招牌，歷代很多人奉他的文體為文章典範。

從前沒有現代的資訊儲存設計，也還沒有制度化和普及化的圖書館，學問承傳仰賴個人天生的腦袋，發揮收集和儲存的功用。姜生的字典，讓人見識人腦儲存和搜尋的功力。今日具權威的牛津(Oxford)或韋氏(Webster)字典，編輯工作由大批專門行家，有體系地分門別類做查詢和編列，選列的字、詞涵蓋生活的個個層面。為達到包羅廣大幅度，除了龐大的專業人力，更仰仗現代化的搜尋、儲存、分類、編排等科技設施。當年姜生的「字典工作室」，今日還坐落於倫敦艦隊街附近，成為倫敦市區的「姜生紀念館」，只不過是三層式的尋常寓所。除了個人藏書和向友人借用的書籍，只雇用幾個抄寫助手。所有編輯工作，都靠姜生的「個人人腦」。因為這樣的客觀條件，影響字典的編輯體制和涵蓋內容。具體的說，姜生字典其實介於傳統文人的讀書手記(文人將研讀書籍所得內容和品評，以條列式筆記，英文稱commonplace book)，和現代百科全書概念的字典之間，具有手記的人文淵源，亦採納現代字典的排列和搜索設計，諸如採用單字為條目，和用字母序列當索引。姜生標明其字典設定的對象是年輕學子，和想學習英文的外國人，由是所收集的字、詞偏重一般用語言，以實用為推銷目標。這樣的字典當然是書商配合市場需求的產品；事實上姜生的所有龐大書寫計畫，都是書商規劃的投資計畫。姜生字典從雷同的文化商業產品中脫穎而出，主要因為姜生完全以英國16、17世紀的文史經典做字詞的例釋；此外，例釋的選擇和歸屬，展現人文主義傳統的教育理念。姜生和許多姜生學者，都稱《英國語文

字典》為姜生的「著述」之一。「字典」被認為是，表達作者理念的一種書寫文類。這個文類當然需要借重印刷科技和書商大筆投資，才能通行。換句話說，「字典」乃印刷工技和文化商業產銷制度促成的知識模式之一，和百科全書一般，是西方現代化的文化模式。姜生操作這個模式，發揮他一向秉持的人文主義的教育理想，和對文字媒體的社會責任。當代的人，尚無今人所見比較寬廣的歷史觀，正面的意見只顧讚揚姜生的博學，和幾乎過目不忘的本事。負面批評則指出，有些尋常字詞，姜生做定義時，藉機發洩個人偏見。這種情況其實有限，頂多不過偶爾添加閱讀姜生《字典》的樂趣。除了承襲英國的人文傳統，姜生亦發揮釋字的析辨敏銳度。比如，19世紀詩人布郎寧(Robert Browning, 1812-1889)，於立志做詩人之初，即以熟讀姜生字典作為必修功課。

《字典》的〈前言〉，和《字典》本身一樣出名。〈前言〉重申語言文字的歷史性和人為操作性，顯現對文字的媒體功能，具有近乎20世紀符號概念的認識，也標誌出18世紀操控文字的主體，逐漸由貴族轉移到，諸如姜生之新興文化菁英。當時的評論，還沒法看得這麼遠，看到的只是姜生用字運文和論理的氣勢，也就是他寫文章的功力。事實上「前言」這個文類，被姜生一再援用。姜生編校莎士比亞劇集，其〈前言〉和字典〈前言〉，並列歷代「前言」文類的傑出範例。另一部姜生大作——《詩人傳》，原本是充當一部英國詩人選集中，介紹每一位被圈選詩人的「前言」。姜生也替時人或同行的著作做前言。如果說「前言」是姜生最拿手的文類，倒也名符其實。姜

生做「前言」通常兼併歷史敘述、傳記敘述和評論。於是他的諸多「前言」往往被歸類於歷史、傳記、或評論等文類。這種現象顯示，文類其實也可說是閱讀時，做文義整合之約定俗成的整合格式，選擇某一格式，即表示選擇其中部分重點。以「前言」論之，姜生的書寫表現提綱挈領的長才，既能廓清事理的全貌，又有條不紊地將不同意見剖析，更能引經據典，發揮說服的效果。稱讚者所注意的正是這方面的成就。攻擊者則指出姜生文章的氣勢，將他的偏見和武斷，充分表露。正反評價，其實展現的無疑是評論者的觀點和立場。

2. 19世紀

評論者的觀點和立場，往往與個人取向相關，然決定因素卻根植於大環境的文化氣候。姜生處於擬古典風格的末梢，他本人基本上傾向以古典規範現代，與他同代人士有部分已主張文字應抒發、探究個人感性，不涉社群倫理、客觀真理或普遍人性。時至19世紀這種改變蔚為風氣，評論家，尤其是所謂浪漫主義主流人士，諸如文學史家麥考里(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, 1800-1859)，詩人華茲華斯(William Wordsworth, 1770-1850)、柯立基(Samuel Taylor Coleridge, 1772-1834)、狄昆西(Thomas De Quincey, 1785-1859)、哈茲里(William Hazlitt, 1778-1830)等，都把姜生當批評的箭靶。綜合這些批評的基本論調，都以為姜生文體矯揉生硬，用字笨重，語言失真而且與生活脫節，個人不具感性，無法感受或反應感性和想像的馳騁。總而言之，姜生全然不對這個新紀元的脾胃。姜生同時代的人，

也提倡「天才」、「創意」、「感動」等浪漫主義服膺的主張。他們對姜生的讚美，也經常用這些形容詞，姜生被認為是偉大的天才作家。雷同的描述，到了19世紀其指涉卻大不相同：兩個版本的天才作家和傑出人物，標舉兩種極端的「傳記式」批評理念。擬古典版本認為所謂天才者，就是具有文字掌控長才，能精確而傳神地「模擬」或「再現」眾人熟悉的情景、人、事、物等，替共同經驗記錄和評價；一個令人景仰的人，就是能掌握共同認定的操守和倫理，努力修正個人認知和行為。姜生被奉為彰顯這個準則的大人物，作品因人偉大，人因書寫功力顯天才。浪漫主義則標舉個人對抗傳統、成習、體制等獨立看法、感受、想像、或行動，並且歌頌革除已成老套的書寫語言，追求超越社會、體制、律法的新秩序。對於秉持這個版本的評論者，姜生被認為根本無想像力、沒有感性透視力、古板而僵化。可想而知，19世紀姜生的評價掉入谷底。

3. 20世紀至今

20世紀姜生再度被抬舉。初期有羅雷(Walter Raleigh, 1861-1922)，繼之有艾略特(T. S. Eliot, 1888-1965)、李維斯(F. R. Leavis, 1895-1978)、狄德(Allen Tate, 1899-1979)等，號稱「新批評」的知名評論家，丟棄前時流行的「傳記式」推敲，評論重點從「作者」轉移到「作品」，尤其是艾略特，開啓精讀作品的先河，轉移批評標尺，並做專文特別推薦姜生的詩和姜生《詩人傳》裡的評論。1950年代，耶魯大學出版部開始重新編輯姜生著述，不同區域的姜生研究學會也陸續成立。學院裡教

程，也出現一門重頭課程，稱為「姜生世代」(The Age of Johnson)。這期間也接二連三出現新的姜生傳記，多數改以作品為骨架，不同於18世紀以姜生生平為焦點的傳記。其中貝特(Walter Jackson Bate, 1918-)的《姜生博士傳》(1977)，直到今日還列於《紐約時報》知識人必讀書單上。過去約20年，無數學者針對姜生的某一議題、文類、時段、或作品架構，討論18世紀的議題，諸如姜生和啟蒙運動、姜生與18世紀英語國語化、姜生與歷史敘述、姜生與18世紀醫藥、姜生與18世紀旅遊、姜生與莎士比亞文本、姜生與印刷科技、姜生與18世紀文化產業、姜生與18世紀職業作家的世界、姜生與18世紀音樂等等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姜生和當代文化界來往頻繁，已形成人脈、議題和言說的網路。1990年代起，許多姜生學者也開始以心理分析、語言學、符號學和文化研究理論，重新研讀姜生。因為姜生的文本類別種類廣泛，提供各種不同研究著力的「入口點」，姜生研究成為一個熱鬧的言說場域。

姜生著作在評論和研究圈，隨文化氣候而有起落；在一般讀者的語文和常識寶庫裡，姜生的地位卻穩定持續。比如，姜生字典的釋例和詮釋基準，已經被牛津字典吸收；牛津出版的名句集成，收錄姜生的名句，達十頁之多；談論英文文體，姜生博士特有的鏗鏘辭句和自成一格幽默，人人皆知；和英國語文有些許接觸的人，看到諸如「假使你厭倦了僱狗(google)，你必定也對人生厭倦」的文句，姜生博士當年的豪語，「假使你厭倦了倫敦，你必定也厭倦了人生」，便會自然浮現。簡言之，姜生的文字已經成為編織英文紋理的線條。姜生的生平事蹟、

軼聞逸事、線條分明的個性、交往的作家、學者、教士、政客、藝文界朋友等，經過數度傳記敘述和戲劇化處理，已經成為英國文化想像的一部分，提供言談指涉，構成18世紀文化景觀的細節，和作家創作的題材。比方說，談及18世紀小說，總要提及姜生如何稱讚李查遜(Samuel Richardson, 1689-1761)，如何反對諸如費爾丁(Henry Fielding, 1707-1754)玩世不恭的戲謔；談18世紀舞台，不能不提及姜生和他的學生，最有名的舞台演員蓋瑞克(David Garrick, 1717-1779)的關係；談18世紀的英國酒館，少不了談姜生的文友聚會；談18世紀的女作家，姜生對他們的提攜、鼓勵、影響和友誼，也是必然的話題；說到18世紀的偽造文書，或偽造古書，不可不提姜生的辨識力和對麥克孚生(Mcpherson)偽詩爭論的堅定立場；即便談航海、自然科學探險、美洲殖民等非文學的18世紀話題，人們仍然會提及姜生怎麼說，因為他不但寫過這些話題，更和關鍵人物有直接話題應對。當然，對18世紀作家的文句有疑難或爭辯，絕對要翻看姜生的字典。如果寫18世紀的文壇公案，一定得給姜生安插一個角色，比如當代劇作家德安吉利(April De Angelis)2003年在倫敦國家劇院上演的劇本《嬉鬧笑談》(*A Laughing Matter*, 2002)，雖然述說高德史密斯(Oliver Goldsmith, 1730-1774)的喜劇《淑女好求》(*She Stoops to Conquer*)，如何爭取演出的經過，劇中的台柱之一就是姜生博士，他的醒目身影和幽默應對，為劇情穿針引線。即便虛擬故事，沒有姜生博士的18世紀，就變成沒有色彩和缺少真實感！

劇場的莎士比亞和書房的莎士比亞

1590年代，莎士比亞在倫敦發跡。他的事業三管齊下，一方面登台演戲，二方面替劇班編製劇本，三方面與同行合夥經營劇場。其多元經營相當今日所謂演員兼編導又兼後台製作。靠多元經營，莎士比亞終於累積一筆資財，足以退休返鄉，買地蓋大宅，搖身變成有名望的鄉紳。這個莎士比亞和後世被推崇為英國人文靈魂、文學巨擘、天才詩人的莎士比亞，相去甚遠。促使莎士比亞的聲名跨越兩造之間的大鴻溝者，並非或並不完全是「時間現真理」或「天才終獲賞識」，更重要的是政治、社會等有形變動，大環境影響文化模式和生活品味，也改變人們對莎士比亞的認定標準。伊利莎白女王(Queen Elizabeth I, 1558-1603)治下和詹姆士一世(King James I, 1603-25)初期，職業劇班需要領取演出許可登記，並且受皇室或貴胄名義庇護，當然也負擔節慶儀典或助興的任務。不過，少數儀典之外，戲班經常性演出，靠娛樂市井小民收取門票營生。倫敦的固定演出場所，在泰晤士河南岸城門之外，當時屬於龍蛇雜居所在，到戲園子消遣的觀眾三教九流，場內又有小販叫賣，吵雜混亂。戲班也到倫敦之外的鄉鎮走埠。莎士比亞編作劇本多半摘取眾人熟悉的歷史或傳奇故事，並且配合戲班成員和觀眾喜好加以裁減編輯；他有時單獨承攬編劇工作，很多時候與有經驗的演員集思廣益，或者排演過程，按效果好壞刪減或加添對白或情節；一個劇本通常也為迎合特別場合，或配合不同演出場地或

不同演員，做大幅度更動；演員雖手上有劇本，經常也臨場做即興對白或更易情節。這樣的作業流程雖然反應歷史上的客觀情況，更重要的是它彰顯劇場這個綜合媒體的複合性、包容性和情況性。如果劇場演出的當場情況是觀眾面對的「文本」，文字腳本不過是演出的方案(scenario)，是劇場「文本」的許多環節之一而已。仔細分辨則必定發現不同製作主導、不同演員組合、不同場合和觀眾、不同的歷史時段或文化區域等，甚至每一單一場次的臨場情況，都影響「文本」的整體呈現。由於高度複合性和(再)書寫彈性，文字腳本的策劃不能理所當然地獨攬劇場「文本」的絕對威權。英國文藝復興時代的戲劇，將這樣的特性很原始地展現，莎劇就是屬於這個歷史情況的產品。

1. 劇場的莎士比亞

「莎士比亞」指涉的第一重含義就是，從復辟時代(Restoration)以降，歷代逐步建立的固定莎士比亞劇目。英國17世紀內亂時，文藝復興時代的劇場榮景不再，公眾戲劇演出更因內戰，1642年起被正式禁制18年。這期間莎劇實際失去舞台和觀眾。1660年查理二世復辟，王室和貴冑帶進歐陸法國風，當莎劇再度登上舞台時，不僅局限於特定少數劇目，還被積極而徹底地刪裁或重寫。之所以如此，因為戲劇品味新潮，鍾意言辭和風格比較典雅的劇目，莎士比亞的對白有時粗俗有時不合新口語，結構也被認為凌亂雜蕪，況且經常道德論斷立場曖昧。加之，復辟時代的劇場開始採用活動佈景，強化舞台的視覺特效，並且加入大量音樂和舞蹈的段落，提高劇場的娛樂性，